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3

T 5757/0421D

共二十本

封神演義

十二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將

詩曰

紂王極惡已無恩

安得延綿及子孫

非是申公能反國

只因天意絕商門

收來四將皆逢劫

自遇三災若返魂

塗炭一場成箇事

封神臺上泣啼痕



話說周信領三千人馬殺至城下一聲响冲開東門往城  
裡殺來。喧天金鼓。喊聲大振。楊戩見人馬俱進了城。把三  
尖刀一擺。大呼周信。是爾自來取死。不要走。吃吾一刀。周  
信大怒。執劍飛來直取楊戩的刀。赴面交還。話分四路。李

奇領三千人馬殺進西門。有哪吒截住。廝殺朱天麟。領人馬殺進南門。有玉鼎真人截住去路。楊文輝同呂岳殺進北門。只見黃龍真人跨鶴大鳴一聲。呂岳慢來。你欺敵。擅入西岐。真如魚遊釜中。鳥投網裡。是取其死。呂岳一見。是黃龍真人。嘆曰。你有何能。敢出此大言。將手中劍來取真人。真人忙用劍遮架。正是

神仙殺戒相逢日。

只得將身向火焰。

黃龍真人用雙劍來迎。呂岳在金眼駝上現出三頭六背。大顯神通。一位是了道真仙。一位是瘟部鼻祖。不說呂岳在北門。且說東門楊戩戰周信。未及數合。楊戩恐人馬進

滿。殺戮城中百姓。隨將哮天犬祭在空中。把周信夾頸子。上一口咬住不放。周信欲待掙時。早被楊戩一刀揮爲兩斷。一道靈魂往封神去了。楊戩大殺成湯人馬。三軍逃出城外。各顧性命。楊戩往中央來接應。且說哪吒在西門與李奇大戰。交鋒未及數合。李奇非哪吒敵手。被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脇下復了一鎗。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玉鼎真人在南門戰朱天麟。楊戩走馬接應。只見哪吒殺了李奇。登風火輪趕殺士卒。勢如猛虎。三軍逃竄。呂岳戰黃龍真人。真人不能敵。且敗往正中央來。楊文輝大呼。拿住黃龍真人。哪吒聽見三軍吶喊。振動山川。急來看時。見呂岳

三頭六背。追趕黃龍真人。哪吒大呼曰。呂岳不要恃勇。吾  
來了。把鎗刺斜裡殺來。呂岳手中劍架鎗。大戰哪吒。正戰  
楊戩馬到使開三尖刀。如電光耀目。玉鼎真人祭起斬仙  
劍。誅了朱天麟。又來助楊戩。哪吒來戰呂岳。西岐城內止  
得呂岳楊文輝二人。且說子牙坐在銀安殿。其疾方愈。未  
能全妥。左右跪立幾箇門人。雷震子金吒木吒龍鬚虎黃  
天化土行孫。只聽的喊聲振地。羅鼓齊鳴。子牙慌問衆門  
人。俱曰不知。傍有雷震子深恨呂岳。待弟子看來。把風雷  
翅飛起空中。一看。知是呂岳殺進城來。忙轉身報於子牙。  
呂岳欺敵。殺入城來。金吒木吒黃天化聞言。恨呂岳深入

骨髓。五人喊聲大叫。今日不殺呂岳。怎肯于休。齊出相府  
子牙阻攔不住。呂岳正戰之間。只見金吒大呼曰。兄弟不  
可走了。呂岳忙把遁龍椿祭在空中。呂岳見此寶。落將下  
來。忙將金眼駝拍一把。那駝四足。就起風雲。方欲起去。不  
防木吒將吳鉤劍祭起。砍來。呂岳躲不及。被劍卸下一隻  
膀臂。負痛逃走。楊文輝見勢不好。亦隨師敗下陣去。且說  
衆門人等。回見子牙。黃龍真人。同玉鼎真人曰。子牙放心。  
此子今日之敗。再不敢正眼覷西岐了。吾等暫回山嶽。至  
拜將吉辰。再來拜賀。二仙回山不表。且說鄭倫在城外。見  
敗殘人馬來報。啓命知道。呂老爺失機走了。鄭倫低首無

語回營見蘇候蘇候暗喜曰今日方顯真命聖主俱各無語且說那日呂岳同門人敗走來至一山心下十分驚懼下了坐騎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對楊文輝曰今日之敗大辱吾九龍島聲名如今往那里去覓一道友來以報吾今日之恨話由未了聽得腦後有人唱道情而來

歌曰

烟霞深處隱吾軀。修煉天皇訪道機。一點真元無破漏。拖白虎過橋西。易消磨。天地須臾人稱我。全真客伴龍虎守茅蘆。過幾世。固守男兒。

呂岳聽罷回頭一看見一人非俗非道。頭戴一頂盔。身穿

道服。手執降魔杵。徐徐而來。呂岳立身言曰。來的道者是誰。其人答曰。吾非別人。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今奉師命下山。佐師叔子牙。東進五閔滅紂。今先往西岐擒拿呂岳。以為進見之功。楊文輝聞言大怒。大喝一聲曰。你這廝好大胆。敢說欺心失話。縱步執劍來取韋護。韋護咲曰。事有湊巧。元來此處正與呂岳相逢。二人輕移虎步。大殺山前。只三五回合。韋護祭起降魔杵。怎見得好寶貝。具有詩為証。

詩曰

曾經煅煉爐中火

製就降魔杵一根

護法沙門多有道

文輝遇此絕真魂

話說此寶拿在手中。輕如灰草。打在人身。上重似太山。楊文輝見此寶落將下來。方要脫身。怎免此厄。正中頂上。可憐打的腦漿迸出。一道靈魂。進封神臺去了。呂岳又見折了門人。心中大怒。大喝曰。好孽障。敢如此大胆。欺侮于我。擣手中劍。飛來直取。韋護展開杵。變化無窮。一個是護三教法門全真。一個是第三部瘟部正神。兩家來往。有五七回合。韋護又祭起寶杵。呂岳觀之。料不能破此寶。隨借土遁。化黃光而去。韋護見走了呂岳。收了降魔杵。徑往西岐來。早至相府。門官通報。有一道人求見。子牙聽得是道者。

怱道請來。韋護至簷前。倒身下拜。口稱師叔。弟子是金虛山玉皇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今奉師命。來佐師叔。共輔西岐。弟子中途。曾遇呂岳。兩下交鋒。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箇道者。不知何名。單走了呂岳。子牙聞言大悅。且說呂岳回往九龍島。煉瘟瘟傘不表。且說蘇侯被鄭倫拒住。不肯歸周。心下十分不樂。自思。屢屢得罪與子牙。如何是好。且不言蘇護納悶。話分兩處。且言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只因削了頂上三花。潛消胸中五炁。閑坐于洞中。保養天元。只見有玉虛宮白鶴童子。持扎而至。赤精子接見。白鶴童兒。開讀御扎。謝恩畢。方知姜子牙金臺拜將。

請師叔西岐接駕赤精子打發白鶴童兒回宮。忽然見門人殷洪在傍。道人曰：徒弟，你今在此，非是了道成仙之人。如今武王乃仁聖之君，有事于天下，伐罪弔民，你姜師叔合當封拜。東進五關，會諸侯于孟津，滅獨夫于牧野，你可卽下山，助子牙一臂之力。只是你有一件事掣肘。殷洪曰：老師弟子有何事掣肘？赤精子曰：你乃是紂王親子，你決不肯佐周。殷洪聞言，將口中玉釘一銖，二目圓睜。老師在上，弟子雖是紂王親子，我與妲己有百世之讎，父不慈，子不孝。他聽妲己之言，剗吾母之目，烙吾母之手，在西宮死于非命。弟子時時飲恨，刻刻痛心，怎能得此機會，拿住妲己，以報我母沉寃？弟子雖死無恨。赤精子聽罷，大悅。你既有此意，不可把念頭改了。殷洪曰：弟子怎敢有負師命？道人忙取紫綬仙衣、陰陽鏡、水火鋒，拿在手中，曰：殷洪，你若東進時，倘過佳臺關，有一火靈聖母，他有金霞冠，戴在頭上，放金霞三四十丈，罩着他一身。他看得見你，你看不見他。你穿此紫綬仙衣，可救你刀劍之災。又取陰陽鏡，付與殷洪。徒弟，此鏡半邊紅，半邊白。把紅的一幌，便是生路。把白的一幌，便是死路。水火鋒可以隨身護體，你不可遲留。快收拾去罷。吾不久也。至西岐，殷洪收拾辭了師父，下山。赤精子暗想：我爲子牙，故將洞中之寶盡付與殷洪去。

寸中寶鏡  
第五十九回

了。他終是紂王之子。倘若中途心變。如之奈何。那時節。反爲不美。赤精子忙叫殷洪。你且回來。殷洪曰。弟子既去。老師又令弟子回來。有何分付。赤精子曰。吾把此寶。俱付與你。切不可妄師之言。保紂伐周。殷洪曰。弟子若無老師救。上高山死已多時。豈能望有今日。弟子怎敢背師言而妄之。理。赤精子曰。從來人面是心非。如何保得到底。你須是對。我發個誓來。殷洪隨口應曰。弟子若有他意。四肢俱成飛灰。赤精子曰。出口有愿。你便去罷。且說殷洪離了洞府。借土遁往西岐而來。正是。

神仙道術非凡術。

足踏風雲按五行。

話說殷洪架着土遁。正行不覺。落將下來。一座古古怪怪高山。好凶險。怎見得。

詩曰。

頂巔松柏接雲青。  
萬丈崔嵬峯嶺峻。  
蒼苔碧蘚鋪陰石。  
林深處處聽幽鳥。  
澗內水流如瀉玉。  
山勢險惡難移步。  
狐狸糜鹿成雙走。

石壁荆榛掛野藤。  
千層峭險壑崖深。  
古檜高槐結大林。  
石磊層層見虎行。  
路傍花落似堆金。  
十步全無半步平。  
野獸玄猿作對吟。



黃梅熟香真堪食

野艸開花不識名

話說殷洪看罷山景只見茂林中一聲籬响。殷洪見有一人面如亮漆。海下紅鬚。兩道黃眉。眼如金鑲。皂袍烏馬。穿一付金鎖甲。用兩條銀裝鋼滾上山來。大咤一聲。如同雷鳴。問道。你是那里道童。敢探吾之巢穴。劈頭就是一鋼。殷洪忙將水火鋒。急架。忙迎。步馬交還。山下又有一人大呼曰。長兄我來了。那人戴虎。磕腦。面如赤棗。海下長鬚。用駝龍鎗騎黃標馬。雙戰殷洪。殷洪念敵得過二人。心中暗想。吾師曾分付陰陽鏡。按人生死。今日試他一試。殷洪把陰陽鏡拿在手中。把一邊白的對着二人。一幌。那二人坐不

住。鞍轡撞下塵埃。殷洪大喜。只見山下又有二人上山來。更有凶惡一人。面如黃金。短髮虬鬚。穿大紅披銀甲。坐白馬。用大刀。真是勇猛。殷洪心下甚怯。把鏡子對他一幌。那人又跌下鞍轡。後面一人見殷洪這等道術。滾鞍下馬。跪而告曰。望仙長大發慈悲。赦免三人罪愆。殷洪曰。吾非仙長。乃紂王殿下殷洪是也。那人聽罷。叩頭在地。曰。小人不知千歲駕臨。吾兄亦不知。萬望饒怒。殷洪曰。吾與你非是敵國。再決不害他。將陰陽鏡把紅的半邊對三人。一幌。三人齊醒。回來躍身而起。大叫曰。好妖道。敢欺侮我等。傍立一人大呼曰。長兄不可造次。此乃是殷殿下也。三人聽罷。

倒身下拜。口稱千歲。殷洪曰。請問四位高姓大名。內一人應曰。某等在此。二龍山黃峯嶺。嘯聚綠林。末將姓龐名弘。此人姓劉名甫。此人姓苟名章。此人姓畢名環。殷洪曰。觀你四人一表非俗。真是當世英雄。何不隨我往西岐去。助武王伐紂。如何。劉甫曰。殷王乃成湯胄胤。反不佐成湯而助周武者。何也。殷洪曰。紂王雖是吾父。柰他絕滅彝倫。有失君道。爲天下所共棄。吾故順天而行。不敢違逆。你此山如今有多少人馬。龐弘答曰。此山有三千人馬。殷洪曰。既是如此。你們同吾往西岐。不失人臣之位。四人答曰。若干歲。提携乃貴神所照。敢不如此。命四將隨將三千人馬。改作

官兵打西岐號色。放火燒了山寨。離了高山。一路上正是

殺氣冲空人馬進

這場異事又來侵

話說人馬非止一日。行在中途。忽見一道人跨虎而來。衆人大叫虎來了。道人曰。不妨。此虎乃是家虎。不敢傷人。煩你報與殷殿下。說有一道者要見。軍士報至馬前。曰。啓千歲。有一道人要見。殷洪原是道門出身。命左右住了人馬。請來相見。少時見一道者飄然而來。白面長鬚。上帳見殷洪。打箇稽首。殷洪亦以師禮相待。殷洪問曰。道長高姓。道人曰。你師與吾一教。俱是玉虛門下。殷洪欠身口稱師叔。二人坐下。殷洪問師叔高姓大名。今日至此。有何見諭。道

人曰吾乃是申公豹也。你如今往那里去。殷洪曰奉師命往西岐助武王伐紂。道人正色言曰豈有此理。紂王是你甚麼人。洪曰是弟子之父。道人大喝一聲曰世間豈有子助他人反伐父親之理。殷洪曰紂王無道天下叛之。今以天之所順行天之罰。天必順之。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愆。尤申公豹笑曰你乃愚迷之人。執一之夫。不知大義。你乃成湯苗裔。雖紂王無道無子伐父之理。况百年之後誰為繼嗣之人。你道不思社稷為重。聽何人之言。忤逆滅倫。為天下萬世之不肖。未有若殿下之甚者。你今助武王伐紂。倘有不測。一則宗廟被他人之所壞。社稷被他吹之所

有。你久後死於九泉之下。將何顏相見你始祖哉。殷洪被申公豹一篇言語說動其心。低首不語。默默無言。半晌言曰老師之言。雖則有理。我對吾師發呪。立意來助武王。申公豹曰你發何呪。殷洪曰我發誓說如不助武王伐紂。四肢俱成飛灰。申公豹咲曰此乃牙疼呪耳。世間豈有血肉成為飛灰之理。你依吾之言。改過念頭。竟去伐周。久後必成大業。庶幾不負祖宗廟社之靈。與我一片真心耳。殷洪彼時聽了申公豹之言。把赤精子之語。丟了腦後。申公豹曰如今西岐有冀州侯蘇護征伐。你此去與他合兵。處我再與你請一高人來助你成功。殷洪曰蘇護女婿已

將吾母害了。我怎肯與讎人之父共居。申公豹咲曰。怪人須在腹相見。有何妨。你成了天下。任你將他怎麼去報母之恨。何必在一時自失機會。殷洪欠身謝曰。老師之言。大是有理。申公豹說反了殷洪。跨虎而去。正是

堪恨申公多饒舌。

殷洪難寃這災迤。

且說殷洪。收了西周號色。打着成湯字號。一日到了西岐。果見蘇侯大營。扎在城下。殷洪命龐弘去。令蘇侯來見。龐弘不知就裏。隨上馬到營前。大呼曰。殷千歲駕臨。令冀州侯去見。有探事馬報入中軍。啟君侯營外有殷殿下兵到。如今來令君侯去見。蘇侯聽罷。沉吟曰。天子殿下久已湮

沒如何。又有殿下况五奉勅征討。身為大將。誰敢令我去見。因分付旗門官曰。且將來人令來。軍政司來令龐弘。龐弘隨至中軍。蘇侯見龐弘生的凶惡。相貌蹉蹊。便問來者曰。你是那裏來的。只是那個殿下命你來至此。龐洪答曰。此是二殿下之令。末將來令老將軍蘇侯聽罷。沉吟曰。當時有殷郊殷洪。在絞頭樁上。被風刮不見了。那裡又有一箇二殿下。殷洪也。榜有鄭倫啓曰。君侯聽稟。當時既有被風刮去之異。此時就有一箇不可解之理想。必當初被那一位神仙收去。今見天下紛紛刀兵四起。特來扶助家國。亦未可知。君侯且到他行營看其真假。便知端的。

蘇侯從其言。隨出大營。來至轅門。龐弘進營。回覆殷洪曰。蘇護在轅門等令。殷洪聽得。命左右令來。蘇侯鄭倫至中軍行禮。欠身打躬曰。末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請問殿下。是成湯那一枝宗派。殷洪曰。孤乃當今嫡派。次子殷洪。只因父王失政。把吾弟兄綁在絞頭樁。欲待行刑。天不亡我。有海島高人。將吾提拔。故今日下山。助你成功。又何必問我。鄭倫聽罷。以手加額曰。以今日之遇。正見社稷之福。殷洪令蘇護合兵一處。殷洪進營。陞帳。就問連日可曾與武王會兵。以分勝負。蘇侯把前後大戰一一說了一遍。殷洪在帳內改換王服。次日領眾將出營請戰。有報馬報入相。

府。啓丞相外有殷殿下請戰。子牙曰。成湯少嗣。焉能又有殿下提兵。傍有黃飛虎曰。當時殷郊殷洪綁在絞頭樁上。被風刮去。想必今日回來。末將認的他。待吾出去。便知真假。黃飛虎領令出城。有子黃天化。壓陣。黃天祿。天爵。天祥。父子五人齊出城。黃飛虎在坐騎上。見殷洪王服。左右擺着龐劉荀畢四將。後有鄭倫為左右護衛。使真好齊整。看殷洪出馬。怎見得有詩為証。

詩曰

束髮金冠火焰生。  
紅袍上面團龍現。

連環鎧甲長征雲。  
腰束攬兵走獸裙。

紫綬仙衣為內襯。

暗掛稀奇水火鋒。

拿人捉將陰陽鏡。

腹內安藏秘五行。

坐下走陣逍遙馬。

手提方天戟一根。

龍鳳旛上書人字。

成湯殿下是殷洪。

話言黃飛虎出馬。口曰。來者何人。殷洪離飛虎十年有餘。不想飛虎歸了西岐。一時也想不到。殷洪答曰。吾乃當今。次殿下殷洪是也。你是何人。敢行叛亂。今奉勅征討。早早下騎受縛。不必我費良心。莫說西岐姜尚。乃崑崙門下之人。若是惱了我。連你西岐寸艸不留。定行滅絕。黃飛虎聽說。答曰。殿下吾非別人。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殿下暗

想。此處難道也有箇黃飛虎。殷洪把馬一縱。搖戟來取。黃飛虎催神牛手中鎗。急架來迎。牛馬相交。鎗戟併舉。這場大戰。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殷洪對師發誓。言猶在耳。申公豹浮言。安得插入。况當日親見殺母。身遭刑戮。豈得一旦忘之哉。但申公豹之言。皆在天倫至極之處。打轉他他不得。不為之轉念耳。當斯時。自無以子伐父之理。只是他不會權宜。當時肯假西周之兵。觀政商郊。擒妲己。以報母恨。清君側之奸。平定禍亂。安撫士民。除

其虐政將紂王送入養老宮。擇如微子之賢以續商嗣。然後自殺。武王雖賢能得代商否。又不失忠臣孝子之名。惜乎草率做了一箇孟浪事。

又批

紂王貫盈。天心厭棄久矣。縱有孝子仁人亦不能挽回。愆尤。况如殷洪。殷郊二子者乎。取敗宜矣。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殷洪

詩曰

玄門久煉紫真官

暴虐無端性更殘

五厭貪痴成惡孽

三花善果屬欺謾

紂王帝業桑林晚

周武軍城瑞雪寒

堪嘆馬元成佛去

西岐猶自怯心剗

話說黃飛虎大戰殷洪。二騎交鋒。鎗戟上下來往相交。約有二十回合。黃飛虎鎗法如風馳電掣。往來如飛。搶入懷中。殷洪招架不住。只見龐弘走馬來助。這璧廂黃天祿。縱馬搖鎗。敵住龐弘。劉甫舞刀飛來。黃天爵也來接住廝殺。

苟章見衆將助戰也。冲殺過來。黃天祥年方十四歲。大呼曰。少待吾來。鎗馬搶出大戰。苟章舉環走馬。使鎗殺來。黃天化舉雙鎗接殺。且說殷洪敵不住黃飛虎。把戟一掩就走。黃飛虎趕來。殷洪取出陰陽鏡。把白光一幌。黃飛虎滾下騎來。早被鄭倫殺出陣前。把黃飛虎搶將過去了。黃天化見父親墜騎。棄了畢環。趕來救父。殷洪見黃天化坐的。是玉麒麟。知是道德之士。恐被他所算。忙取出鏡子。如前一幌。黃天化跌下鞍鞦。也被擒了。苟章欺黃天祥大幼。不以爲意。被天祥一鎗正中左腿。敗回行營。殷洪一陣擒二將。掌得勝鼓回營。且說黃家父子五人出城到擒了兩個。

去。止剩三個回來進相府。泣報子牙。子牙大驚。問其原故。天爵等將鏡子一幌。即便拿人訴了一遍。子牙十分不悅。只見殷洪回至營中。令把擒來二將抬來。殷洪明明賣弄他的道術。把鏡子取出來。用紅的半邊一幌。黃家父子睜開二目。見身上已被繩索細住。及推至帳前。黃天化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内生烟。黃飛虎曰。你不是二殿下。殷洪喝曰。你怎見得我不是黃飛虎。曰。你既是二殿下。你豈不認得我武成王黃飛虎。當年你可記得我在十里亭前放你。午門前救你。殷洪聽罷。呀的一聲。你原來就是大恩人黃將軍。殷洪忙下帳。親解其索。又令放了黃天化。殷洪



曰。你爲何降周。黃飛虎欠身打躬曰。殿下在上。臣愧不可言。紂王無道。因欺臣妻。故棄暗投明。歸投周主。况今三分天下。有二歸周。天下八百諸侯。無不臣服。紂王有十大罪。得罪天下。醜戮大臣。炮烙正士。剖賢之心。殺妻戮子。荒淫不道。沉湎昌色。峻宇雕梁。廣興土木。天愁民怨。天下皆不願與之俱生。此殿下所知者也。今蒙殿下釋吾父子。乃莫大之恩。鄭倫在傍。急止之曰。殿下不可輕釋黃家父子。恐此一回去。又助惡爲孽。乞殿下察之。殷洪咲曰。黃將軍昔日救我弟兄二命。今日理當報之。今放過一番。二次擒之。當正國法。叫左右取衣甲還他。殷洪曰。黃將軍今日曲之恩。遺伊戚。黃飛虎感謝出營。正是。

昔日施恩今報德。

從來萬載不生靈。

且說殷洪放回黃家父子。回至城下。放進城來。到相府謁見子牙。子牙大悅。問其故。將軍被獲。心能得復。脫此厄。黃飛虎把上件事說了一遍。子牙大喜。止所謂天相吉人話。說鄭倫見放了黃家父子。心中不悅。對殷洪曰。殿下這番再擒來。切不可輕易處治。他前番被臣擒來。彼又私自逃回。這次切宜斟酌。殿下曰。他救我。我理當報他。料他也走不出吾之手。次日殷洪領眾將來城下。坐名請子牙答話。

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對諸門人曰：今日會殷洪，須是看他怎樣個鏡子。傳令排隊伍，炮聲响曉，旗旛招展，出城對子馬各分左右。諸門人馬趨排開，殷洪在馬上把盡戟指定，言曰：姜尚爲何造反？你也會爲商臣，一旦事恩情，殊可恨。子牙欠身曰：殷下此言，差矣。爲君者上行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所令反其所好，民孰肯信之？紂王無道，民愁天怨，天下皆與爲讎。天下共叛之，豈西周故逆王命哉？今天下歸周，天下共信之，殷下又何必逆天強爲，恐有後悔。殷洪大喝曰：誰與我把姜尚擒了！左隊內鬪弘大咤一聲，走馬滾臨陣前，用兩條銀裝鋼鞭殺

過來，那吒登風火輪，搖鎗戰住劉甫，出馬來戰。又有黃天化接住，廝殺畢，環助戰。又有楊戩攔住，廝殺且說蘇侯同子蘇全忠在轅門看殷洪走馬來戰姜子牙。子牙仗劍來迎，怎見得這場惡戰。

撲咚咚，陳皮鼓响，血灑灑，旗磨珠，砂檳榔，馬上叫活拿。便把人參捉下，暗裡防風，鬼箭鳥鴉，便撞飛，抓好殺，只殺得附子染黃沙，都爲那地黃天子駕。

話說兩家鑼鳴鼓響，驚天動地，喊殺之聲，地沸天翻。且說子牙同殷洪未及三四合，祭打神鞭來打殷洪，不知殷洪內襯紫綬仙衣，此鞭打在身上，只當不知。子牙忙收了打

封神演義  
神鞭哪吒戰龐弘。忙祭起乾坤圈。一箇將龐弘打下馬去。復脇下一鎗刺死。殷洪見刺殺龐弘。大叫只好匹夫傷吾大將。棄了子牙。忙來戰哪吒。戟鎗并舉。殺在虎穴。却說楊戩戰畢。環未及數合。楊戩放出哮天犬。將環咬了一口。畢環負疼。把頭一縮。湊手不及。被楊戩復上一刀。可憐死于非命。二人俱進封神臺去了。殷洪戰住哪吒。忙取陰陽鏡。照着哪吒。一幌。哪吒不知那裡。帳兒殷洪拿鏡子照他。愧不知哪吒乃蓮花化身。不係精血之體。怎愧的他死。殷洪連愧數愧。全無應驗。殷洪着忙。只得又戰。彼時楊戩看見殷洪拿着陰陽鏡。慌忙對子牙曰。師叔快退後。殷洪拿

的。是陰陽鏡。方纔弟子見打神鞭。雖打殷洪。不曾着重。此必有暗寶護身。如今又將此寶來。愧哪吒。幸哪吒非血內之軀。自是無恙。子牙聽說。忙會鄧嬋玉。暗助哪吒。一石以襄成功。嬋玉聽說。把馬一蹶。將五光石掌在手上。望殷洪打來。正是

發手石來真可羨

殷洪怎免面皮青

殷洪與哪吒大戰局中。不防鄧嬋玉一石打來。及至着傷。打得頭青眼腫。哎喲一聲。撥騎就走。哪吒刺斜裡一鎗劈。腦刺來。虧殺了紫綬仙衣。鎗尖也不會刺入分毫。哪吒大驚。不敢追襲。子牙掌得勝鼓進城。殷洪放回大營。面上青

痛切齒深恨。姜尚若不報今日之耻。非大丈夫之所爲也。且說楊戩在銀安殿。啓子牙曰。方纔弟子臨陣。見殷洪所掌。實是陰陽鏡。今日若不是哪吒。定然壞了幾人。弟子往太華山去走一遭。見赤精子。師伯看他如何說。子牙沉吟半晌。方許前去。楊戩離了西岐。借土遁到太華山來。隨風而至。來到高山。收了遁術。逕進雲霄洞來。赤精子見楊戩。進洞問曰。楊戩。你到此有何說話。楊戩行禮。口稱師伯。弟子來見。求借陰陽鏡。與姜師叔暫破成湯大將。隨卽奉上。赤精子曰。前日殷洪帶下山去。我使他助子牙伐紂。難道他不說有此實在身。楊戩曰。弟子單爲殷洪而來。殷洪不

會歸周。如今反伐西岐。道人聽罷。頓足嘆曰。吾錯用其人。將一洞珍寶。盡付殷洪。豈知這畜生反生禍亂。赤精子命楊戩。你且先回。我隨後就至。楊戩辭了赤精子。借土遁回西岐。進相府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你往太華山見你師伯。如何說。楊戩曰。果是師伯的徒弟殷洪。師伯隨後就來。子牙心下憔悴。悶過了三日。門官報入殿前。赤精子老爺到了。子牙忙迎出府前。二人攜手。上殿。赤精子曰。子牙公。貧道得罪。吾使殷洪下山。助你伐紂。進五關。使這畜生死歸故土。豈知負我之言。反生禍亂。子牙曰。道兄如何把陰陽鏡也付與他。赤精子曰。貧道將一洞珍寶。盡付與殷洪。恐防東

進有碍。又把紫綬仙衣。與他護身。可避刀兵水火之災。這孽障不知聽何人唆使。中途改了念頭。也罷。此時還未至大決裂。我明日使他進西岐贖罪。便了一宿。不表。次日赤精子出城。至營大呼曰。轅門將士。傳進去。着殷洪出來見我。話說殷洪自敗在營。調養傷痕。切齒痛恨。欲報一石之讎。忽軍士報有一道人。坐名請千歲答話。殷洪不知是師父前來。隨即上馬。帶劉甫苟章。一聲炮响。齊出轅門。殷洪看見是師父。便自寸身無地。欠背打躬。口稱老師弟子。殷洪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赤精子曰。殷洪。你在洞中怎樣對我講。你如今反伐西岐。是何道理。徒弟開口有愿。出語受

之。仔細四肢成爲飛灰也。好好下馬。隨吾進城。以贖前罪之罪。庶免飛灰之禍。如不從我之言。那時大難臨身。悔無及矣。殷洪曰。老師在上。容弟子一言告禀。殷洪乃紂王之子。怎的反助武王。古云。子不言父過。况敢從反叛而弑父哉。卽人神仙佛。不過先完剛常彝倫。方可言其冲舉。又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完。仙道遠矣。且老師之教弟子。且不論證佛成仙。亦須有教人有逆倫弑父之子。卽以此奉告老師。老師當何以教我。赤精子笑曰。畜生。紂王逆倫滅紀。慘酷不道。殺忠害長。淫酗無忌。天之絕商久矣。故生武周繼天立極。天心效順。百姓來從。你之助周。尚可至

商家一脉你若不聽吾言。這是大數已定。紂惡貫盈而遺  
派於子孫也。可速速下馬。蘇悔生愆。吾當與你解釋此罪。  
尤也。殷洪在馬上正色言曰。老師請回。未有師尊教人以  
不忠不孝之事者。弟子實難從命。俟弟子破了西岐逆孽。  
再來與老師請罪。赤精子大怒。留生不聽師言。敢肆行如  
此。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殷洪。將戟架住。告曰。老師何苦深  
爲子牙。自害門弟。赤精子曰。武王乃是應運聖君子。牙是  
佞周名世子。何得逆天而行。暴橫乎。又把寶劍直砍來。殷  
洪又架劍口稱老師。我與你有師生之情。你如今自失骨  
肉而動聲色。你我師生之情何在。若老師必執一偏之見。

致動聲色。那時不便。可惜前情。教弟子一場。成爲盡餅耳。  
道人大罵負義匹夫。尚敢巧言。又一劍砍來。殷洪面紅火  
起。老師你偏執已見。我讓你三次。吾盡師禮。這一劍吾不  
讓你了。赤精子大怒。又一劍砍來。殷洪發手赴面交還。正  
是。

師徒共戰掄劍戟。

悔却當初教上山。

話說殷洪回手與師父交兵。已是逆命于天。戰未及數合。  
殷洪把陰陽鏡拿出來。欲晃赤精子。赤精子見了。恐有差  
訛。借縱地金光法。走了進西岐城。來至相府。子牙接住。問  
其詳細。赤精子從前說了一遍。衆門人不服。俱說赤老師

你太弱了。豈有徒弟與師尊對持之理。赤精子無言可對。納悶廳堂。且說殷洪見師父也逃遁了。其志自高。正在中軍與蘇侯共議破西岐之策。忽轅門軍士來報。有一道人求覓殷洪。傳令請來。只見管外來一道人。身不滿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穿大紅。頸上帶一串念珠。乃是人之真骨。又掛一金鑲瓢。是人半個腦袋。眼耳鼻中冒出火焰。如禪咒吐信一般。殷殷下同諸將觀之。駭然。那道人上帳稽首而言曰。那一位是殷殷下。殷洪答曰。吾是殷洪。不知老師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今到小營有何事。分付道人曰。吾乃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元是也。遇申公豹請吾下。

山助你一臂之力。殷洪大喜。請馬元上帳坐下。請問老師吃齋吃葷。道人曰。吾教吃葷。殷洪傳令軍中治酒。管待馬元。當晚已過。次日馬元對殷洪曰。貧道既來相助。今日吾當會姜尚一會。殷洪感謝。道人出營至城下。只請姜子牙答話。報馬報入府中。啓丞相。城外有一道人。請丞相答話。子牙曰。吾有三十六路征伐之術。當會他。傳令排隊伍出城。子牙隨帶眾將諸門人出得城來。只見對面來一道人。甚是醜惡。怎見得有詩為証。

詩曰

髮似硃砂臉似瓜

金精凸暴冒紅霞

竅中吐出頑蛇信

上下斜生利刃牙

大紅袍上雲光長

金葉冠拴紫玉花

腰束麻絲太極扣

太阿寶劍手中拿

對神榜上無名姓

他與西方是一家

請說子牙至軍前問曰。道者何名。馬元答曰。吾乃一氣仙。馬元是也。申公豹請吾下山來助殷洪。共破逆天大惡。姜尚休言你闡教高妙。吾特來擒汝。與截教吐氣。子牙曰。申公豹與吾有隙。殷洪悞聽彼言。有背師教。逆天行事。助極惡貫盈之主。反伐有道之君。道者既是高名。何得不順天從人。而反其所事哉。馬元咲曰。殷洪乃紂王親子。反說他

逆天行事。終不然轉助爾等叛逆其君父。方是順天應人。姜尚還虧你是玉虛門下。自稱道德之士。據此看來。真滿口胡言。無父無君之輩。我不誅你。更待何人。仗劍躍步。砍來。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未及數合。子牙祭打神鞭。打將來馬元。不是封神榜上人。被馬元看見。伸手接住鞭。收在豹皮囊裡。子牙大驚。正戰之間。忽一人走馬軍前。鳳翅盔。金鎖甲。大紅袍。白玉帶。紫驂驕。大咤一聲。丞相吾來也。子牙看時。乃秦州運糧官猛虎大將軍武榮。因催糧至此。見城外廝殺。故來助戰。一馬冲至軍前。展刀大戰。馬元抵武榮這口刀不住。真若山崩地裂。漸漸斂力難支。馬元默念



咒道聲疾。忽腦後伸出一隻手來。五個指頭好似五個大  
大冬瓜。把武榮抓在空中。望下一摔。一脚躡作大腿。兩隻  
手端定一隻腿。一撕兩塊。血滴滴取出心來。對定子牙。衆  
周將門人。嘔噎嘔噎。響在肚裡。大呼曰。姜尚捉住你。也是  
這樣爲例。把衆將嚇得魂不負體。馬元仗劍。又來搦戰。土  
行孫大呼曰。馬元少待行惡。吾來也。掄開人棍。就打馬元  
一棍。馬元及至看時。是一個矮子。馬元咲而問曰。你來做  
甚麼。土行孫曰。特來拿你。又是一棍打來。而元大怒。好孽  
障。綽步撩衣。把劍往下就劈。土行孫身子。心側展動。棍就  
勢已鑽在馬元身後。拎着鉄棍。把馬元的十腿連腰打了

七八棍。把馬元打得骨軟筋酥。招架着實費力。怎禁得土  
行孫在穴道上打。馬元急了。念動真言。伸出那一隻神手。  
抓着土行孫。望下一摔。馬元不知土行孫有地行道術。摔  
在地下。就不見了。馬元曰。想是摔恨了。怎麼這廝連影兒  
也不見了。正是

馬元不識地行妙。

尚將雙眼使模糊。

且說鄧嬋玉在馬上。見馬元將土行孫摔不見了。只管在  
地上瞧。鄧嬋玉忙取五光石。發手打來。馬元未會提防。臉  
上被一石頭。只打的金光亂冒。哎呀一聲。把臉一抹。大罵  
是何人暗算打我。只見楊戩縱馬舞刀。直取馬元。馬元仗

劍來戰楊戩。楊戩刀勢疾如飛電。馬元架不住三尖刀。只得又念真言。復現那一雙神手。將楊戩抓在空中。往下一摔也相撕。武榮一般。把楊戩心肺取將出來。血滴滴吃了。馬元指子牙曰。今日且饒你多活一夜。明日再來會你。馬元回營。殷洪見馬元道術神奇。食人心肺。這等凶猛。心下甚是大悅。掌鼓回營。治酒與大小將校。只飲至初更時候。不表。且說子牙進城至府自思。今日見馬元這等凶惡。把人心活活的吃了。從來未曾見此等異人。楊戩雖是如此。不知凶吉。正是放心不下。却說馬元同殷洪下飲酒。至二更時分。只見馬元雙眉緊皺。汗流鼻尖。殷洪曰。老師爲何

如此。馬元曰。腹中有些痛疼。鄭倫答曰。想必吃了生人心。故此腹中作痛。吃些熱酒冲一冲。自然無事。馬元命敢熱酒來吃了。越吃越疼。馬元忽的大叫一聲。跌倒在地。下亂滾。只叫疼殺我也。腹中嚼碌碌的响。鄭倫曰。老師腹中有响聲。請往後營方便方便。或然無事。也不是得。馬元只得往後邊去了。豈知是楊戩用八九元功。變化騰挪之妙。將一粒奇丹。使馬元瀉了三日。瀉的馬元瘦了一半。且說楊戩回西岐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楊戩對子牙曰。弟子權將一粒丹。使馬元失其形神。喪其元氣。然後在做處治。諒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來會戰。正言之間。忽哪吒

來報文殊廣法天尊駕至。子牙忙迎至銀安殿行禮畢。又見赤精子稽首坐下。文殊廣法天尊曰：「恭喜子牙公。金臺拜將吉期甚近。子牙曰：「今殷洪背師言而助蘇護征伐西岐。黎庶不安。又有馬元凶頑肆虐。不肖如坐針氈。文殊廣法天尊曰：「子牙公貧道因聞馬元來伐西岐。恐慢你三月十五日拜將之辰。故此來收馬元。子牙公可以放心。子牙大喜。若得道兄相為。姜尚幸甚。國家幸甚。但不知用何策治之。天尊附子牙耳曰：「如要伏馬元。須是如此如此。自然成功。子牙忙令楊戩領法旨。楊戩得令自去策應。正是

馬元今入牢籠計。

可見西方有聖人。

話說子牙當日申牌時分。騎四不相。單人獨騎在成湯轅門外。若探望樣子。用劍指東盡西。只見巡哨探馬報入中軍。曰：「稟殿下有姜子牙獨自一箇在營前探聽消息。殷洪問馬元曰：「老師此人今日如此模樣。探我行營有何奸計。馬元曰：「前日慢被楊戩這厮中其奸計。使貧道有失形之累。待吾走去擒來。方消吾恨。馬元出營見子牙怒起大叫：「姜尚不要走。吾來了。綽步上前。仗劍來取。子牙手中劍急來相還。步獸相交。未及數合。子牙撥騎就走。馬元只要拿姜子牙的心重。怎肯輕放。隨後趕來。不知馬元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殷洪惡戰苦爭。俱是替紂王添担子。愈顯其父惡蹟。真可稱父作子述。

又批

馬元惡愆也。西方竟收去成佛。予常曰。和尚道人心最毒。今觀此。可見成佛的。俱要惡人。予友聞斯言。深為予折辨。予因笑謂之曰。兄何執着太甚。彼經卷有云。殺猪王屠棄刀立地成佛。斯語豈是誑言。屠尸可是善信。予友不覺大笑。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

詩曰

太極圖中造化奇。

仙凡迥隔少人知。

移來幻化真玄妙。

懺過前非亦浪思。

弟子悔盟師莫救。

蒼天留意地難私。

當時紂惡彰彌極。

一木安能挽阿誰。

話說馬元追趕子牙。赶了多時。不能赶上。馬元自思。他騎四不相。我倒跟着他跑。今日不赶他。明日再做區處。子牙見馬元不赶。勒回坐騎。大呼曰。馬元。你敢來這平坦之地。與我戰三合。吾定擒爾。馬元咲曰。料你有什么力量。敢禁我。

來不趕。隨綽開大步來追子牙。又戰三四合。撥騎又走。馬元見如此光景。心下大怒。你敢以誘敵之法惑我。咬牙切齒趕來。我今日拿不着你。勢不回軍。便赶上玉虛宮。也擒了你來。只管往下趕來。看看至晚。見前面一座山。轉過山坡。就不見了子牙。馬元見那山甚是險峻。怎見得有讚爲証。

那山真個好山。細看處色斑斑。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寒。飛鳥颯颯走獸凶頑。凜凜松千幹。挺挺竹幾杆。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哮。是餓虎爭殮。野猿常嘯。尋鮮果麋鹿。攀花上翠嵐。風洒洒水。潺潺暗聞幽鳥語。聞聞幾處藤

蘿牽。又扯滿溪瑤艸。襟香蘭。磷磷怪石磊磊。峰岩狐狸。成羣走猿猴。作對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還。

話說馬元趕子牙來。至一座高山。又不見了子牙。跑的力盡筋酥。天色又晚了。腿又酸了。馬元只得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喘息淨坐。存氣定神。待明早回營。再做道理。不覺將至二更。只聽的山頂砲响。正是

喊聲震地如雷吼

燈裘火把滿山排

馬元擡頭觀看。見山頂上姜子牙。同着武王在馬上。傳盃兩邊將校。一片大叫。今夜馬元已落圈套。死無葬身之地。

馬元聽得大怒躍身而起。提劍趕上山來。及至山上來看。見火把一晃不見了。子牙馬元睜睛四下裡看時。只見山下四面八方圍住山脚。只叫不要走了。馬元馬元大怒。又趕下山來。又不見了。把馬元往來跑上跑下。兩頭趕。只趕到天明。把馬元跑了一夜。甚是艱難辛苦。肚中又餓了。深恨子牙。咬牙切齒。恨不能即時拿子牙。方消其恨。自思且回營破了西岐再處。馬元離了高山。往前總走。只聽的山凹裡有人聲喚。叫疼殺我了。其聲甚是淒楚。馬元聽得有。人聲叫喊。急轉下山坡。見茂草中睡着一箇女子。馬元問曰。你是甚人。在此叫喊。那女子曰。老師救命。馬元曰。你是

何人。叫我怎樣救你。婦人答曰。我是民婦。因回家看親中。途偶得心氣疼。命在旦夕。望老師或在近村人家討些熱湯。搭救殘喘。勝造七級浮屠。倘得重生。恩同再造。馬元曰。小娘子。此處那里去尋熱湯。你終是一死。不若我反化你一齋。實是一舉兩得。女子曰。若救我全生理。當一齋。馬元曰。不是如此說。我因趕姜子牙。殺了一夜。肚中其實餓了。量你也難活。不若做個人情。化你與我貧道吃了罷。女人曰。老師不可說戲話。豈有吃人的理。馬元餓急了。那裡由分說。趕上去。一腳踏住女人胸膛。一腳踏住女人大腿。把劍割開衣服。現出肚皮。馬元忙將劍從肚臍內刺將進去。

一腔熱血液將出來。馬元用手抄着血。連吃了幾口。在女人肚子裡去摸心。吃左摸右。摸撈不着。兩隻手在肚子裡摸。只是一腔熱血。併無五臟。馬元看了。沉思疑惑。正在那裡撈。只見正南上梅花鹿上。坐一道人。仗劍而來。怎見得有讚爲證。讚曰。

雙抓髻雲分靄靄。水合袍緊束絲縹。仙風道骨任逍遙。腹隱許多玄妙。玉虛宮元始門下十仙首。曾赴蟠桃乘鸞跨鶴在碧雲霄。天皇氏修仙養道。

話說馬元見文殊廣法天尊仗劍而來。忙將雙手掣出肚皮。不意肚皮竟長完了。把手長在裡面。欲待下女人身子。

兩隻脚也長在女人身上。馬元無法可施。莫能掙扎。馬元蹲在一堆兒。只叫老師饒命。文殊廣法天尊舉劍。總待要斬馬元。只聽得腦後有人叫曰。道兄劍下留人。廣法天尊回顧認不得此人。是誰頭挽雙髻。身穿道服。面黃微鬚。道人曰。稽首了。廣法天尊答禮。口稱道友。何處來。有甚事見論。道人曰。元來道兄認不得我。吾有一律。說出便知端的。

詩曰。

大覺金仙不二時。

西方妙法祖菩提。

不生不滅三三行。

全氣全神萬萬慈。

空寂自然隨變化。

真如本性任爲之。

與天同壽莊嚴體。

歷劫明心大法師。

道人曰。貧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封神榜上無馬元名諱。此人根行且重。與吾西方有緣。待貧道把他帶上西方。成爲正果。亦是道兄慈悲。貧道不二門中之幸也。廣法天尊聞言。滿面歡喜。大咲曰。久仰大法。行教西方。蓮花現相。舍利元光。真乃高明之客。貧道謹領尊命。准提道人向前摩頂受記。曰。道友可惜五行修煉。枉費功夫。不如隨我上西方。八德池邊談講三乘大法。七寶林下任你自在逍遙。馬元連聲喏喏。准提謝了廣法天尊。又將打神鞭交與廣法天尊。帶與子牙。准提同馬元回西方。不表。且說廣

法天尊回至相府。子牙接見。問處馬元一事如何。廣法天尊將准提道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又將打神鞭付與子牙。赤精子在傍。雙眉緊皺。對文殊廣法天尊曰。如今殷洪阻撓逆法。恐慢子牙拜將之期。如之奈何。正話間。忽楊戩報曰。有慈航師伯來見。三人聞報。忙出府迎接。慈航道人一見。攜手上殿。行禮已畢。子牙問曰。道兄此來有何見諭。慈航曰。專爲殷洪而來。赤精子聞言大喜。便曰。道兄將何術治之。慈航道人問子牙曰。當時破十絕陣。太極圖在麼。子牙答曰。在此。慈航曰。若擒殷洪。須是赤精子。道兄將太極圖。須如此如此。方能除得此患。赤精子聞言。心中尚有



不忍因子牙拜將日已近。恐悞限期。只得如此。乃對子牙曰。須得公去。方可成功。且言殷洪見馬元一去無音。心下不樂。對劉甫苟章曰。馬道長一去。音信杳無。定非吉兆。明日且與姜尚會戰。看是如何。再探馬道長消息。鄭倫曰。不得一場大戰。決不能成得大功。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成。湯營內。大砲响亮。殺聲大振。殷洪大隊人馬。出營至城下。大叫曰。請子牙答話。左右報入相府。三道者對子牙曰。今日公出去。我等定助你成功。子牙不帶諸門人。領一枝人馬。獨自出城。將劍尖指殷洪。大喝曰。殷洪。你師命不從。今日難免大厄。四肢定成飛灰。悔之晚矣。殷洪大怒。縱馬搖

戟。來取子牙手中劍。赴面相還。獸馬爭持。劍戟併舉。未及數合。子牙便走不進城。落慌而逃。殷洪見子牙落慌而走。急忙趕來。隨後命劉甫苟章率衆而來。這一回正是

前邊布下天羅網。

難免飛灰禍及身。

話說子牙在前邊後隨。殷洪趕過東南。看看看到正南上。赤精子見徒弟趕來。難免此厄。不覺眼中淚落。點頭嘆曰。畜生畜生。今日是你自取此苦。你死後休來怨我。把太極圖一抖。放開此圖。乃包羅萬象之寶。化一座金橋。子牙把四不相一縱。上了金橋。殷洪馬趕至橋邊。見子牙在橋上。指殷洪曰。你敢上橋來。與我見三合否。殷洪咲曰。連吾師

父在此。吾也不懼。又何怕你之幻術哉。我來了。把馬一撻。那馬上了。有詩爲證。

詩曰

混沌未分盤古出。

太極傳下兩儀來。

四象無窮真變化。

殷洪此際喪飛灰。

話言殷洪上了此圖。一時不覺杳杳冥冥。心無定見。百事攢來。心想何事。其事卽至。殷洪如夢寐一般。心下想莫是宥伏兵。果見伏兵殺來。大殺一陣。就不見了。心下想拿姜子牙。霎時子牙來至。兩家又殺一陣。忽然想起朝歌。與父王相會。隨卽到了朝歌。進了午門。至西宮。見黃娘娘站立。

殷洪下拜。忽的又至馨慶宮。又見楊娘娘站立。殷洪口稱姨母。楊娘娘不答應。此乃是太極四象變化無窮之法。心想何物何物。便見心慮百事。百事卽至。只見殷洪左舞右舞。在太極圖中。如夢如痴。赤精子看看他。師徒之情。數年慇懃。豈知有今日。不覺嘆嘆。只見殷洪將到盡頭路。又見他生身母親姜娘娘。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擡頭看時。呀。元來是母親姜娘娘。殷洪不覺失聲曰。母親孩兒。莫不是與你冥中相會。姜娘娘曰。冤家。你不尊師父之言。要保無道。而伐有道。又發誓言。開口受刑。出口有願。當日發誓說。四肢成爲飛灰。你今日上了大極圖。眼下要成灰。

燼之苦殷洪聽說急叫母親救我忽然不見了姜娘娘殷  
洪慌在一堆只見赤精子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  
看見師父泣而告曰老師弟子願保武王滅紂望乞救命  
赤精子曰此時遲了。你已犯天條不知見何人。叫你改了  
前盟。殷洪曰弟子因信申公豹之言故此違了師父之語。  
望老師慈悲借得一綫之生。怎敢再滅前言。赤精子尚有  
留戀之意。只見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天命如此。豈敢有  
違。母得慢了他。進封神臺時辰。赤精子含悲忍淚。只得將  
太極圖一抖。卷在一處。於着半晌。復一抖。太極圖開了一  
陣風。殷洪連人帶馬化作飛灰去。一道靈魂進封神臺來。

了有詩為証。

詩曰

殷洪任信申公豹。

要伐西岐顯大才。

豈知數到皆如此。

魂遶封神臺畔哀。

話說赤精子見殷洪成了灰燼。放聲哭曰。太華山再無人  
養道修真。見吾將門下。這樣如此。可為疼心。慈航道人曰。  
道人差矣。馬元封神榜上無名。自然有救。拔苦惱之人。殷  
洪事該如此。何必嗟嘆。三位道者復進相府。子牙感謝三  
位道人作辭。貧道只等子牙吉辰再來。餞東征。三道入別  
子牙回去不表。且言蘇侯聽得殷洪絕了。又有探馬報入

營中曰稟元帥殷殿下。趕姜子牙。只一道金光就不見了。鄭倫與劉甫苟章打聽不知所往。且說蘇侯暗與子蘇全忠商議曰。我如今暗修書一封。你射進城去。明日請姜丞相。劫營。我和你將家眷先進西岐西門。吾等不管他是與非。將鄭倫等一齊拿解見姜丞相。以定前罪。此事不可遲誤。蘇全忠曰。若不是呂岳殷洪我等父子進西岐多時矣。蘇侯忙修書。命全忠寅夜將書穿在箭上。射入城中。那日是南宮适巡城。看見箭上有書。知是蘇護的。忙下城進相府。來將書呈與姜丞相。子牙拆開觀看書曰。臣西元戎冀州侯蘇護。百叩頓首。姜丞相麾下。護雖奉

勅征討。心已歸周久矣。兵至西岐。急欲投戈。麾下執鞭役使。孰知天違人願。致有殷洪馬元抗逆。今已投首。惟佐二鄭倫執迷不悟。尚自屢犯天條。獲罪如山。護父子自思。非天兵壓寨。不能勦強。誅逆。今特敬修尺一。望丞相早發大兵。今夜劫營。護父子乘機可將巨惡擒解。施行。但願早歸聖主。共伐獨夫。洗蘇門一身之冤。見護虔誠至意。雖肝腦塗地。護之願畢矣。謹此上啓。蘇護九頓。話說子牙看書大喜。次日午時發令。命黃飛虎父子五人作前隊。鄧九公冲左營。南宮适冲右營。令哪吒壓陣。且說鄭倫與劉甫苟章回見蘇護曰。不幸殷殿下遭于惡手。

今須得本上朝歌面君請援方能成功。蘇護只是口應。俟明日區處。諸人散入各帳房去了。蘇侯暗暗打點。今夜進西岐不提。鄭倫那裡知道。正是

挖下戰坑擒虎豹。

滿天張網等蛟龍。

話說西岐傍晚將近黃昏時候。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伺至二更時分。一聲砲响。黃飛虎父子兵冲進營來。併無遮擋。左有鄧九公。右有南宮适。三路齊進。鄭倫急上火眼金精獸。於降魔杵往大轅門來。正遇黃家父子五騎。大戰在一處。難解難分。鄧九公冲左營。劉甫大呼曰。賊將慢來。南宮适進右營。正遇苟章。接住廝殺。西岐城開門。發大隊人

馬來接應。只殺得地沸天翻。蘇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門進去了。鄧九公與劉甫大戰。劉甫非九公敵手。被九公一刀砍于馬下。南宮适戰苟章。展開刀法。苟章招架不住。撥馬就走。正遇黃天祥不及提防。被黃天祥刺斜裏一鎗挑于馬下。二將靈魂已往封神臺去了。眾將官把一箇成湯大營殺的瓦解星散。單剩鄭倫力抵眾將。不防鄧九公從傍邊將刀一蓋降魔杵。磕定不能起。被九公抓住袍帶。掙過鞍韉往地正摔。兩邊士卒將鄭倫繩纏索綁。細將起來。西岐城一夜鬧嚷嚷的。只到天明子牙陞了銀安殿。聚將鼓响。眾將上殿參謁。然後黃飛虎父子回令。鄧九公回令。

斬劉甫。擒鄭倫。南宮适回令大戰。苟章敗走。遇黃天祥鎗刺而絕。又報蘇護聽令。子牙傳令請來。蘇家父子進見。子牙方欲行禮。子牙曰。請起敘話。君侯大德仁義。素布海內。不是小忠小信之夫。識時務。棄暗投明。審禍福。擇主而仕。寧棄椒房之寵。以洗萬世污名。真英雄也。不才無不敬羨。蘇護父子遠曰。不才父子多有罪戾。蒙丞相曲賜生全。愧感無地。彼此遜謝言畢。子牙傳令把鄭倫推來。眾軍校把鄭倫蜂擁推至簷前。鄭倫立而不跪。睜睛不語。有恨不能吞。蘇侯之意。子牙曰。鄭倫。諒你有多大本領。屢屢抗拒。今已被擒。何不屈膝求生。尚敢大廷抗禮。鄭倫大喝曰。無知

匹夫。吾與爾身為敵國。恨不得生擒爾等。叛逆解往朝歌。以正國法。今不幸吾主帥同謀。悞被爾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命左右推去。斬訖。號令眾軍校將鄭倫推出相府。只等行刑。牌出。只見蘇侯向前跪而言曰。啓丞相。鄭倫違抗天威。理宜正法。但此人實是忠義。似還是可用之人。况此人胸中奇術。一將難求。望丞相赦其小過。憐而用之。亦古人釋怨用仇之意。乞丞相海涵。子牙扶起蘇侯。笑曰。吾知鄭將軍忠義。乃可用之人。特激之。使將軍說之耳。易於見聽。今將軍既肯如此。老夫敢不如命。蘇護聞言大喜。領令出府。至鄭倫面前。鄭倫見蘇侯前來。低首不語。蘇護

曰鄭將軍你爲何迷而不悞。嘗言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國君無道。天愁民怨。四海分崩。生民塗炭。刀兵不歇。天下無不思叛。正天之欲絕殷商也。今周武以德行仁。推誠待士。澤及無告。民安物阜。三分有二。歸周。其天意可知。子牙不久東征。弔民伐罪。獨夫授首。又誰能挽此愆尤也。將軍可速早回頭。我與你告過姜丞相。容你納降。真不失君子見機而作。不然。徒死無益。鄭倫長吁不語。蘇護復說曰。鄭將軍非我苦苦勸你。可惜你有大將之才。死非其所。你說忠臣不事二君。今天下諸侯歸周。難道都是不忠的。難道武成王黃飛虎。鄧九公。俱是不忠的。又是君失其道。便不

可爲民之父母。而殘賊之人。稱爲獨夫。今天下叛亂。是紂王自絕於天。况古云。良禽擇木。賢臣擇主。將軍可自三思。毋徒伊戚。天子征伐西岐。其藝術高明之士。經天緯地之才者。至此皆化爲烏有。此豈人力爲之哉。况子牙門下。多少高明之士。道術精奇之人。豈是草草罷了。鄭將軍不可執迷。當聽吾言。後面有無限受用。不可以小忠小諒而已。鄭倫被蘇護一篇言語。說得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長嘆曰。不才非君侯之言。幾悞用一番精神。只是吾屢有觸犯。恐子牙門下諸將。不能相容耳。蘇護曰。姜丞相量如滄海。何細流之不納。丞相門下。皆有道之士。何不見容。將軍休得

錯用念頭待我稟過丞相。就是蘇護至殿前打躬曰。鄭倫被末將一番說肯歸降。奈彼曾有小過。恐丞相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子牙咲曰。當日是彼此敵國各爲其主。今肯歸降。係是一家。何嫌隙之有。忙令左右傳令。將鄭倫放了。衣冠相見。少時鄭倫整衣冠至殿前下拜曰。末將逆天不識時務。致勞丞相籌畫。今旣被擒。又蒙赦宥。此德此恩。沒齒不忘矣。子牙忙降階扶起。慰之曰。將軍忠心義胆。不佞識之久矣。但紂王無道。自絕于天。非臣子之不忠心于國也。吾主下賢禮士。將軍當安心爲國。毋得以嫌隙自疑耳。鄭倫再三拜謝。子牙遂引蘇侯等至殿內朝見武王。行禮

稱臣畢。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啓曰。冀州侯蘇護。今已歸降。特來朝見。武王宣蘇護上殿。慰曰。孤守西土。克盡臣節。未敢逆天行事。不知何故累辱王師。今卿等旣捨紂歸孤。暫住西土。孤于卿等當共修臣節。以俟天子修德。再爲商量。相父與孤代勞。設宴待之。子牙領旨。蘇侯人馬盡行入城。西岐雲集羣雄。不提。且言汜水關韓榮聞得此報。大驚。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來。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殷洪乃紂王之子。豈得槩以違天論之。雖紂惡貫



盈而殷洪罪不應此。豈得定報之如誓。當日殷洪等既係封神榜有名之人。赤精子何不叫他不要下山。不是也。免得這般惡孽。此分明是赤精子送他上路。宜乎再無人上太華山修行學業也。哭之何益。予獨怪慈航大士不為之解釋耳。

又批

鄭倫真有丈夫氣。舉其對子牙之語。勝蘇護十倍。蘇護此際當如何生活。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詩曰

槍攘兵戈日不寧。

生民塗炭自零星。

甘驅蒼赤填溝壑。

忍令脂膏實羽翎。

戰士有心勤國主。

彼蒼無意固皇扁。

只因太劫人多難。

致使西岐殺戮腥。

話說差官一路無詞。來到朝歌城。至館驛中歇下。次日進午門。至文書房。那日是中大夫方景春看本。忽然接着看時。見蘇護已降岐周。方景春點首罵曰。老匹夫。一門盡受天子寵眷。不思報本。今日反降叛逆。真狗彘之不若。遂抱

本入內庭。問侍御官曰：天子在何處？左右侍御對曰：在摘星樓。方景春竟至樓下候旨。左右啓上天子。紂王聞奏，宣上樓朝賀。畢，王曰：大夫有何奏章？方景春奏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具本到都城，奏爲冀州侯蘇護世受椒房之貴，滿門叨其恩寵，不思報國，反降叛逆，深負聖恩，法紀安在？具本申奏，臣未敢擅便，請旨定奪。紂王見奏，大驚曰：蘇護乃朕心腹之臣，貴戚之卿，如何一旦反降周助惡？情殊痛恨。大夫暫退，朕自理會。方景春下樓，紂王宣蘇皇后、妲己在御屏後，已聽知此事，聞宣竟至紂王御座前，雙膝跪下，兩淚如珠，嬌聲軟語，泣而奏曰：妾在深宮，荷蒙聖上恩寵，

粉骨難消，不知父親受何人唆使，反降叛逆，罪惡通天。法當族誅，情無可赦。願陛下斬妲己之首，懸于都城，以謝天下。庶百官萬姓知陛下聖明，乾剛在握，守祖宗成法，不私貴倖，正妾之報。陛下恩遇之榮，死有餘幸矣。道罷，將香肌伏在紂王膝上，相偎相倚，悲悲泣泣，淚雨如注。紂王見妲己淚流滿面，嬌啼婉轉，真如帶雨梨花，啼春嬌鳥。紂王見如此態度，更覺動情，用手挽起，口稱御妻。汝父反朕，你在深宮如何得知何罪之有？賜卿平身，毋得自戚。有損花容，縱朕將江山盡失也。與愛卿無干，幸宜自愛。妲己謝恩。紂王次日陞九間殿，聚衆文武曰：蘇侯叛朕歸周，情實痛恨。

誰與孤代勞。伐周將蘇護。併叛逆衆人。拿解朕躬。以正其罪。班中閃一大臣。乃上大夫李定。進前奏曰。姜尚足智多謀。知人善任使。故所到者。非敗則降。累辱天朝。師帥大爲不軌。若不擇人而用。速正厥罪。則天下諸侯。皆觀望效尤。何以懲將來。臣舉大元戎張山。久于用兵。慎事慮謀。可堪斯任。庶幾不辱君命。紂王聞奏大喜。卽命傳詔。齎發差官。往三山關來。使命離了朝歌。一路上無詞。一日到了三山關。館驛歇下。次日傳與管關元帥張山。同錢保李錦等來。館驛接了聖旨。至府堂上焚香案。跪聽開讀詔勅。詔曰。征伐雖在于天子。功成又在闡外。元戎姬發猖獗。

大惡難驅。屢戰失機。情殊痛恨。朕欲親往討賊。百司阻。茲爾張山素有才望。上大夫李定等特薦。卿得專征。伐爾其用心料理。克振壯猷。毋負朕倚托之重。俟旋凱之日。朕决不食言。以吝此茅土之賞。爾其欽哉。特詔。欽差官讀罷詔旨。衆官謝恩畢。管待使臣打發回朝歌。張山等候交代官洪錦。交割事體明白。方好進兵。一日洪錦到任。張山起兵領人馬十萬。左右先行。乃錢保李錦佐。二乃馬德桑元。一路上人喊馬嘶。正值初夏天氣。風和日煖。梅雨霏霏。真好光景。怎見得有詩爲証。

詩曰

冉冉綠陰密 風輕燕引雛 新荷翻沼酒

修竹漸扶蘇 芳艸連天碧 山花遍地鋪

溪邊蒲插劍 榴火壯行圖 何時了王事

鎮日醉呼盧

說言張山人馬一路晚住曉行也受了些饑食渴飲鞍馬  
奔馳不一日來到西岐北門左右報入行營稟元帥前哨  
人馬已至岐周北門張山傳令安營一聲砲响三軍呐喊  
絞起中軍帳來張山坐定只見錢保李錦上帳參謁錢保  
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請主將定奪張山謂二將曰將軍  
之言甚善姜尚乃智謀之士不可輕敵况吾師遠來利在

速戰今且暫歇息軍士吾明日自有調用二將應喏而退  
且言子牙在西岐日日與眾門人共議拜將之期命黃飛  
虎造大紅旗幟不要襍色黃飛虎曰旗號乃三軍眼目旗  
分五色原為按五方之位次使三軍知左右前後進退攻  
擊之法不得錯亂隊伍若純是一色紅旗則三軍不知東  
南西北何以知進退趨避之方猶恐不便或其中另有妙  
用乞丞相一一教之子牙咲曰將軍實不知其故耳紅者  
火也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此地原自屬金非借火  
煉寒金豈能為之有用此正與周之兆然於旗上另安號  
帶須按青黃赤白黑五色使三軍各自認識自然不能亂

耳。又使敵軍一望生疑。莫知其故。自然致敗。兵法云。疑則生亂。正此故耳。又何不可之有。黃飛虎打躬謝曰。丞相妙筭如神。子牙又令辛甲造軍器。只見天下八百諸侯。又表上西岐。請武王伐紂。會兵于孟津。子牙接表。與衆將官商議。恐武王不肯行。衆人正遲疑間。只見探事官報入相府。來報子牙曰。成湯有人馬在北門安營。主將乃是三山關總兵張山子牙聽說。忙問鄧九公曰。張山用兵如何。鄧九公曰。張山原是末將。交代官此人乃一勇之將耳。正話之時。又報有將請戰。子牙傳令誰去走遭。鄧九公欠身末將願往。有令出城。見一員戰將。如一輪火車。滾至軍前。怎見

得打扮驍勇。有讚爲証。讚曰。

頂上金盔分鳳翅。黃金鎧掛龍鱗。大紅袍上繡團花。絲蠻寶帶吞頭異。腰下常懸三尺鋒。打陣銀鎚如猛鷲。攔山跳澗紫驊驕。斬將鋼刀生殺氣。一心分免紂王憂。萬古留傳在史記。

話言鄧九公馬至軍前。看來者乃是錢保也。鄧九公大叫曰。錢將軍。你且回去。請張山出來。吾與他自有話說。錢保指九公大罵曰。反賊紂王有何事負你。朝廷拜你爲大將。寵任非輕。不思報本。一旦投降叛逆。真狗彘不若。尚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鄧九公被數語罵得滿面通紅。亦罵

曰錢保料你一匹夫有何能處。敢出此大言。你比聞太師何如。况他也不過如此。早受吾一刀。免致三軍受苦。言罷縱馬舞刀。直取錢保。錢保手中刀急架相還。二馬盤旋。看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坐鞍鞵。征雲透九霄。急取壺中箭。忙拔紫金標。這一個興心安社稷。那一個用意正天朝。這一個千載垂青史。那一個萬載把名標。真如一對後猊鬪。不亞翻江兩怪蛟。

話說鄧九公大戰錢保。有三十回合。錢保豈鄧九公對手。被九公回馬刀劈于馬下。梟首級進城來見子牙。請令定

奪子牙大悅。記功宴賀不表。只見敗兵報與張山說。錢保被鄧九公梟首級進城去了。張山聞報大怒。次日親臨陣前。坐名要鄧九公答話。報馬報入相府。言有將請戰。要鄧將軍答話。鄧九公挺身而出。有女鄧嬋玉願隨壓陣。子牙許之。九公同女出城。張山一見鄧九公走馬至軍前。乃大罵曰。反賊匹夫。國家有何事。虧你背恩忘義。一旦而事敵國。死有餘辜。今不倒戈受縛。尚敢恃強殺朝廷命官。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以正大法。鄧九公曰。你既爲大將。上不知天時。下不諳人事。空生在世。可惜衣冠着體。真乃人中之畜生耳。今紂王貪淫無道。殘虐不仁。天下諸侯不歸紂

而歸周天心人意可見。汝尚欲免強逆天，是自取辱身之禍。與聞太師等在送性命耳。可聽吾言，下馬歸周，共伐獨夫。拯溺救焚，上順天心，下酌民願，自不失封侯之位。若免強支吾，悔無及矣。張山大怒罵曰：利口匹夫，敢假此無稽之言，惑世誣民，碎屍不足以盡其辜。搖鎗直取鄧九公，刀迎面還來。二將相持一場賭鬥，怎見得有讚為証。讚曰：輕舉擊天手，生死在輪回。往來無定論，叱咤似春雷。一個恨不得平吞你腦袋，一個恨不得活砍你顛顛。只殺得一個天昏地暗，沒三才。那時節方纔兩下分開。話言鄧九公與張山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戰張山不下。

鄧嬋玉在後陣見父親刀法漸亂，打馬兜回發手一石把張山臉上打傷，幾乎墜馬。收進大營，鄧九公父子掌得勝鼓進城，入相府報功。不表話言，張山失機進營，臉上着傷，心上甚是急燥，切齒深恨。忽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張山傳令請來。只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背縛一口寶劍，飄然而至。中軍打稽手，張山欠身答禮，尊帳中坐下。道人見張山臉上青腫，問曰：張將軍面上為何着傷？張山曰：昨日見陣，偶被女將暗算，道人忙取藥餌敷搽，即時全愈。張山忙問老師從何處而來？道人曰：吾從蓬萊島而至。貧道乃羽翼仙也，特為將軍來助一臂之力。張山感謝。道人次日早至。

城下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相府城外。有一道人請戰。子牙曰：「原該有三十六路征伐西岐。此來已是三十二路。還有四路未曾來至。我少不得要出去。」忙傳令排五方隊伍。一聲砲响。齊出城來。羽翼仙擡頭觀看。只見兩扇門開。紛紛繞繞。俱是穿紅着綠。狼虎將攢攢簇簇。盡是敢勇當先。驍騎兵。哪吒對黃天化。金吒對木吒。韋護對雷震子。楊戩與眾門人。左右排列。保護中軍武成王。壓陣。子牙坐四不相。走出陣前。見對面一道者。生的形容古怪。尖嘴縮腮。頭挽雙髻。徐徐而來。怎見得有讚為証。讚曰：

露凶光。葫蘆背上。劍佩身藏。蓬萊怪物。得道無疆。飛騰一萬里。時歇滄浪。名爲金翅。插號禽王。

話說子牙拱手言曰：「道友請了。」羽翼仙曰：「請了。」子牙曰：「道友高姓何名。今日會尙有何事分付。」羽翼仙答曰：「貧道乃蓬萊島羽翼仙是也。姜子牙。我且問你。你莫非是崑崙門下元始徒弟。你有何能對人罵我。欲拔吾翎毛。抽吾筋骨。我與你無涉。你如何這等欺人。」子牙欠身曰：「道友不可錯來怪人。我與道友並未會會過幾次。我知道友跟底。或有人搬唆。或有甚失禮得罪之處。我與道友未有半面之交。此語從何而來。」道友請自三思。羽翼仙聽得此語。低頭。



思此言大是有理。乃謂子牙曰：你話雖有理，只是此語未必無自而來。但說過你從今百事斟酌，毋得再是如此。造次我與你不得干休去罷。子牙方欲勒騎，哪吒聽罷大怒。這潑道焉敢如此放肆，眇視師叔，登開風火輪，搖鎗就刺。羽翼仙咲曰：元來你仗這些孽障，竟敢於欺人，徹步持劍相交。鎗劍併舉，黃天化忙催玉麒麟使雙翅，雙戰道人。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空中，黃金棍往下刷來。土行孫倒拖邠鐵棍來打下三路。楊戩縱馬舞三尖刀前來助戰。把羽翼仙圍裹垓心。上三路雷震子，中三路哪吒，楊戩、黃天化，下三路土行孫。且說哪吒見羽翼仙了得，先下手祭乾

坤圈打來。正中羽翼仙肩甲，道人把肩頭一皺，方欲抽身逃走。被黃天化回手一攢心釘，把道人右臂打通。又被土行孫把道人腿上打了數下。楊戩復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夾脛子一口。羽翼仙四下吃虧，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得勝，眾門人相隨進城。且說羽翼仙吃了許多的虧，把牙一挫，走進營來。張山接住，口稱老師。今日慢中奸計，老師反被他着傷。道人曰：不妨，吾不曾防備他，故此着了他的手。羽翼仙忙將花籃中取出丹藥，用水吞下一二粒。即時全愈。羽翼仙謂張山曰：我念慈悲二字，到不肯傷眾生之命。他今日反來傷我，是彼自取殺身之禍。復對張山曰：

可取些酒來。你我痛飲至更深時。我叫西岐一郡化爲渤海。張山大喜。忙治酒相款。不表。却說子牙得勝進府。與諸門人將佐商議。忽一陣風。把簷瓦刮下數片來。子牙忙焚香爐中取金錢在手。占卜吉凶。只見排下卦來。把子牙說得魂不附體。忙沐浴更衣。望崑崙下拜。拜罷。子牙披髮仗劍。移北海之水。救護西岐。把城廩罩住。只見崑崙山玉虛宮元始天尊。早知詳細。用瑤瑤蕪中三光神水。洒向北海水面之上。又命四偈諦神。把西岐城護定。不可晃動。正是人君福德安天下。元始先差偈諦神。

話說羽翼仙飲至一更時分。命張山收去了酒。出了轅門。

現了木像。乃大鵬金翅鵬。張開二翅。飛在空中。把天也遮黑了半邊。好利害。有讚爲証。謹口。

二翅遮天雲霧迷。空中响唳似春雷。會撮四海俱見底。吃盡龍王海內魚。只因怒發西岐難。還是明君福德齊。羽翼根深歸正道。至今萬載把名題。

只見大鵬鵬飛在空中。望下一看。見西岐城是北海水罩住。羽翼仙不覺失聲笑曰。姜尚可謂腐朽。不知我的利害。我若稍用些須之力。連四海頃刻撮乾。豈在此一海之水。羽翼仙展兩翅。用力連撮。有七八十撮。他不知此水有三光神水在上面。越撮越長。不見枯竭。羽翼仙自一更時分。

直搦到五更天氣。那水差不多滄着。大鵬鵬的脚。這一夜將氣力用盡。不能成功。不覺大驚。若再遲延。恐到天明。不好看。自覺慚愧。不好進營。來見張山。一怒飛起來。至一座山洞。甚是清奇。怎見得有讚爲証。讚曰：  
高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艷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三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千年。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生萬載得道之仙子。果然不亞玄都府。真是神仙出入門。

話說大鵬鵬飛至山洞前。見一道人靠着洞邊。默坐羽翼。仙尋思。不若將此道人抓來吃了。以爲克饑。再作道理。大鵬鵬方欲撲來。道人用手一指。大鵬鵬撲蹋的跌將下地。來道人揉眉擦目。言曰。你奸沒禮。你爲何來傷我羽翼。仙曰。實不相瞞。我去伐西岐。腹中餓了。借你克饑。不知道方仙術精奇。得罪了。道人曰。你腹中饑了。問吾一聲。我自來指你去。你如何就來害我。甚是菲禮也罷。我說與你知道。離此二百里。有一山。名曰雲臺。有三山五嶽。四海道人。俱在那裏。赴香。你快去。恐遲了。不便。大鵬鵬謝曰。承教了。把二翅飛起。霎時而至。卽現仙形。只見高高下下。三五一

攢七八一處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齋。又見一童兒往來捧東西與衆道人吃。羽翼仙曰：道童請了。貧道是來赴齋的。那童兒聽說呀的一聲。答曰：老師來早些方好。如今沒有東西了。羽翼仙曰：偏我來就沒有東西了。道童答曰：來早就有來遲了。東西已儘與衆位師父。安能再有。必至明日方可。羽翼仙曰：你揀人布施。我偏要吃。二人嚷將起來。只見一位穿黃的道人向前問曰：你爲何事在此爭論。童兒曰：此位師父來遲了。定要吃齋。那里有了。故此鬧講。那道人曰：童兒你看可有麵點心。否。童兒答曰：點心還有。要齋却沒有了。羽翼仙曰：就是點心也罷。快取將來。那童兒

忙把點心拿將來。遞與羽翼仙。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十個。那童兒曰：老師可吃了。羽翼仙曰：有還吃得幾個。童兒又取十數個來。羽翼仙共吃了一百零八個。正是

妙法無邊藏秘訣

今番捉住大鵬鷃

話說羽翼仙吃饱了。謝過齋。復現本像。飛起往西岐來。復從那洞府過道人。還坐在那裡。望着大鵬鷃。把手一指。大鵬鷃跌將下來。哎呀的一聲。跌斷肚腸。了在滿地打。叫痛殺我也。不知大鵬鷃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張山有大將之才。借乎自不是子牙對手。只這

鵬鵬也來。渾一場帳。併未曾得尺寸之功。後反、  
口腹被擒。畢竟是羽毛中品格。

又批

來伐西岐的。屢欲暗算子牙。每每被狂、  
信。須至保全無事。即此可卜天意。豈足、  
強為可咲。殷洪殷郊。錯了念頭。

